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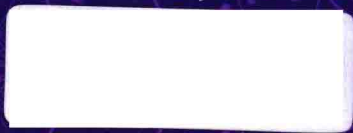
【时代经典】



斯人独憔悴

插图典藏本

冰心◎著



中国图画出版社
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
冰心著 (1923) 自叙传及在国

冰心著 (1923) 自叙传及在国

冰心著

冰心著

冰心著 (1923) 自叙传及在国

斯人独憔悴

冰心 著

中国画报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斯人独憔悴 / 冰心著. — 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5. 4 (2015. 7重印)
(插图典藏本)

ISBN 978-7-5146-1100-7

I. ①斯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现代 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I246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9338号

斯人独憔悴 冰 心 著

出版人: 于九涛

责任编辑: 赵 菁

责任印制: 焦 洋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: 100048)

开 本: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216千字

版 次: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2次印刷

印 刷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定 价: 29.00元

总编室兼传真: 010-88417359 版权部: 010-88417359

发 行 部: 010-68469781 010-68414683 (传真)

关于作者

冰心（1900—1999），原名谢婉莹，福建长乐人。著名诗人、作家、翻译家、儿童文学家。主要作品有：小说《斯人独憔悴》《超人》《冬儿姑娘》《去国》等；散文《往事》《寄小读者》《再寄小读者》《南归》《樱花赞》等。

冰心1900年出生在一个具有爱国、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，父亲谢葆璋参加了甲午战争，后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。幼年的冰心深受父亲爱国思想的熏陶，在心里根植了“爱”的种子。1913年，冰心一家迁居北京，住在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，次年入贝满女中；1918年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。这一年，冰心第一次使用笔名“冰心”在《晨报》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《两个家庭》，之后开始了她“问题小说”的创作历程。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。1923年，冰心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奖学金。留学前后，她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《寄小读者》的通讯散文，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。1926年，冰心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，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冰心一家移居重庆，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，热心从事文化救亡活动。战争胜利后，她随丈夫、社会学家吴文藻赴日本，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冰心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，定居北京，投入到祖国的各项文化事业和国际交流活动中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冰心先患脑血栓，后骨折，但病痛没有让这

位耄耋老人屈服，她笔耕不辍，陆续创作了《空巢》《万般皆上品》《远来的和尚》等佳作，其中，短篇小说《空巢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1999年2月28日21时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，享年99岁。

前 言

冰心(1900-1999),原名谢婉莹,福建长乐人,中国现代诗人、小说家、散文家、翻译家,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女作家。

冰心早年随家人先后在上海、烟台、福州等地生活,13岁时迁居北京,18岁进入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学学习,立志做一名医生,后转入文学系;1923年进入燕京大学学习,毕业后赴美国威尔斯利学院攻读英国文学,学成回国在多所大学任教。

冰心的文学道路始于新文化激荡的“五四”时期,她于1919年8月和9月在《晨报》上先后发表第一篇散文《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》和第一篇小说《两个家庭》,自此步入文坛。她的文学创作同她的生命一样,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,可谓文坛“常青树”。

冰心的小说创作伴随着她漫长的文学生涯,先后出版了《超人》《姑姑》《去国》《冬儿姑娘》《小桔灯》《晚晴集》等多部小说集或小说、散文合集,成果非常丰硕。

从主题、风格等方面看,冰心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:

第一阶段即冰心初露文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。这一时期她创作了一批以探讨社会、人生问题为主旨的“问题小说”,并引领了这类题材小说的风潮。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有《斯人独憔悴》《两个家庭》《去国》《最后的安息》《超人》等。这些作品以细腻的笔触,叙写了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人们所面临的种种困惑和矛盾:《斯人独憔悴》反映了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冲突;《两个家庭》通过两个不同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子的命运,揭示了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;《超人》以一个“问题”青年的遭遇,提出了“人生究竟是什么?支配人生

的，是‘爱’呢，还是‘憎’？”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尖锐问题。这些带着追问的小说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。

第二阶段：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。随着个人境况的变化，以及阅历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，冰心的小说创作从“问题小说”的思路中摆脱出来，不再止于抽象地“议论”“问题”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《分》，这篇童话体小说富于想象力，通过虚拟两个初生婴儿的“对话”，以儿童的视角展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，显得别致而具有感染力。其他有影响的小说如《冰儿姑娘》等。这一时期，冰心小说的视野更为开阔，文笔也更为坚实。

第三阶段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。冰心以饱满的热情抒写新的时代和生活，笔致逐渐趋于平实。这一时期冰心的小说作品数量尽管不多，但也有一定特色，结集出版的小说有《陶奇的暑期日记》等。

第四阶段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，冰心迎来了她文学创作的“第二春”，小说创作也获得了新的丰收。她在此期间发表的短篇小说《空巢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并创作了《桥》《干涉》等给人印象深刻的小小说。其笔法老到、凝练，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沧桑老人的忧思。

总体而言，冰心的小说较少有鸿篇巨制，多为清新隽永的短章。她往往选取现实生活中的一段插曲，或广阔社会里的一个侧面，借此展示社会人生的丰富和多层。她的一些作品看似平淡、单纯，没有复杂曲折的情节，却蕴含较深的寓意或哲理，其间包含了对社会、人生的敏锐观察，引人思索和回味。

冰心的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，由“我”的视角展开叙述，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将其见闻付诸笔端，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作品中的事件与情景，同时也加强了作品的主观色彩，便于作者以叙述者的口吻直接抒发情感，间或夹杂着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，这使得她的小说带有较明显的抒情意味。

冰心的不少小说采用了一种双向并置、平行发展的结构方式，即以两个家庭、两类人物、两个事件乃至两种文化为着眼点，分头或交叉叙述，最后显现鲜明的对照效果。冰心的小说在刻画人物形象时，不施重彩，也鲜作雕琢，仅以简洁的素描之法，淡淡数笔勾画出的人物却形神兼备。此外，冰心的小说中常常出现清晨、黄昏、月夜等具有标识意义的时间背景，活动场所则以海滨、湖畔、公园、山间、船上等为主，她善于将人、事、景融为一体，借助场景的切换推动情节的发展。

著名作家梁实秋如此评价冰心的小说：“她的小说时常像一块锦绣，上面缀满了斑斓的彩绘，我们读了可以得到一些零碎的深厚的印象；她的小说又像是一碗八宝粥，里面掺满了各样的干果，我们读了可得到杂样的甜酸的滋味。”但愿你读了冰心小说后，也能有同样的体会。

目 录



- 1 / 两个家庭
- 12 / 斯人独憔悴
- 22 / 秋雨秋风愁煞人
- 36 / 去国
- 49 / 庄鸿的姊姊
- 56 / 最后的安息
- 68 / 一个兵丁
- 71 / 一个奇异的梦
- 76 / 是谁断送了你
- 80 / 三儿
- 83 / 国旗
- 87 / 超人
- 96 / 海上
- 100 / 爱的实现

- 105 / 最后的使者
109 / 离家的一年
124 / 疯人笔记
132 / 寂寞
145 / 六一姊
153 / 姑姑
161 / 第一次宴会
172 / 分
183 / 我们太太的客厅
205 / 冬儿姑娘
212 / 相片
229 / 西风
244 / 无题
250 / 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
261 / 空巢
272 / 明子和咪子
277 / 桥
285 / 落价
289 / 干涉

两个家庭

前两个多月，有一位李博士来到我们学校，演讲“家庭与国家关系”。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，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，又引证许多中西古今的故实，说得痛快淋漓。当下我一面听，一面速记在一个本子上，完了会已到下午四点钟，我就回家去了。

路上车上，我还是看那本笔记。忽然听见有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叫我说：“姐姐！来我们家里坐坐。”抬头一看，已经走到舅母家门口，小表妹也正放学回来；往常我每回到舅母家，必定说一两段故事给她听，所以今天她看见我，一定要拉我进去。我想明天是星期日，今晚可以不预备功课，无妨在这里玩一会儿，就下了车，同她进去。

舅母在房里做活，看见我进来，就放下针线，拉过一张椅子，叫我坐下。一面笑说：“今天难得你有工夫到这里来，家里的人都好么？功课忙不忙？”我也笑着答应一两句，还没有等到说

完，就被小表妹拉到后院里葡萄架底下，叫我和她一同坐在椅子上，要我说故事。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来，就笑说：“古典都说完了。只有今典你听不听？”她正要回答，忽然听见有小孩子啼哭的声音。我要乱她的注意，就问说：“妹妹！你听谁哭呢？”她回头向隔壁一望说：“是陈家的大宝哭呢，我们看一看去。”就拉我走到竹篱旁边，又指给我看说：“这一个院子就是陈家，那个哭的孩子，就是大宝。”

舅母家和陈家的后院，只隔一个竹篱，本来篱笆上面攀缘着许多扁豆叶子，现在都枯落下来；表妹说是陈家的几个小孩子，把豆根拔去了，因此只有几片的黄叶子挂在上面，看过去是清清楚楚的。

陈家的后院，对着篱笆，是一所厨房，里面看不清楚，只觉得墙壁被炊烟熏得很黑。外面门口，堆着许多什物，如破瓷盆之类。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。廊子上有三个老妈子，廊子底下有三个小男孩。不知道他们弟兄为什么打吵，那个大宝哭得很利害，他的两个弟弟也不理他，只管坐在地下，抓土捏小泥人玩耍。那几个老妈子也咕咕啾啾的不知说些什么。表妹悄悄地对我说：“他们老妈子真可笑，各人护着各人的少爷，因此也常常打吵。”

这时候陈太太从屋里出来，挽着一把头发，拖着鞋子，睡眼惺忪，容貌倒还美丽，只是带着十分娇惰的神气。一出来就问大宝说：“你哭什么？”同时那两个老妈子把那两个小男孩抱走，大宝一面指着他们说：“他们欺负我，不许我玩！”陈太太啐了一声：“这一点事也值得这样哭，李妈也不劝一劝！”李妈低着头不知道说些什么，陈太太一面坐下，一面摆手说：“不用说了，横竖

你们都是不管事的，我花钱雇你们来作什么，难道是叫你们帮着他们打架么？”说着就从袋里抓出一把铜子给了大宝说：“你拿了去跟李妈上街玩去罢，哭的我心里不耐烦，不许哭了！”大宝接了铜子，擦了眼泪，就跟李妈出去了。

陈太太回头叫王妈，就又有有一个老妈子，拿着梳头匣子，从屋里出来，替她梳头。当我注意陈太太的时候，表妹忽然笑了，拉我的衣服，小声说：“姐姐！看大宝一手的泥，都抹到脸上去了！”

过一会子，陈太太梳完了头。正在洗脸的时候，听见前面屋里电话的铃响。王妈去接了，出来说：“太太，高家来催了，打牌的客都来齐了。”陈太太一面擦粉，一面说：“你说我就来。”随后也就进去。

我看得忘了神，还只管站着，表妹说：“他们都走了，我们走罢。”我摇手说：“再等一会儿，你不要忙！”

十分钟以后。陈太太打扮的珠围翠绕的出来，走到厨房门口，右手扶在门框上，对厨房里的老妈说：“高家催的紧，我不吃晚饭了，他们都不在家，老爷回来，你告诉一声儿。”说完了就转过前面去。

我正要转身，舅母从前面来了，拿着一把扇子，笑着说：“你们原来在这里，树荫底下比前院凉快。”我答应着，一面一同坐下说些闲话。

忽然听有皮鞋的声音，穿过陈太太屋里，来到后面廊子上。表妹悄声对我说：“这就是陈先生。”只听见陈先生问道：“刘妈，太太呢？”刘妈从厨房里出来说：“太太刚到高家去了。”陈先生半天不言语。过一会儿又问道：“少爷们呢？”刘妈说：“上

街玩去了。”陈先生急了，说：“快去叫他们回来。天都黑了还不回家，而且这街市也不是玩的去处。”

刘妈去了半天，不见回来，陈先生在廊子上踱来踱去，微微的叹气，一会子又坐下。点上雪茄，手里拿着报纸，却抬头望天凝神深思。

又过了一会，仍不见他们回来，陈先生猛然站起来，扔了雪茄，戴上帽子，拿着手杖径自走了。

表妹笑说：“陈先生又生气走了，昨天陈先生和陈太太拌嘴，说陈太太不像一个当家人，成天里不在家，他们争辩以后，各自走了。他们的李妈说，他们拌嘴不止一次了。”

舅母说：“人家的事情，你管他作什么，小孩子家，不许说人！”表妹笑着说：“谁管他们的事，不过学舌给表姊听听。”舅母说：“陈先生真也特别，陈太太并没有什么大不好的地方，待人很和气，不过年轻贪玩，家政自然就散漫一点，这也是小事，何必常常动气！”

谈了一会，我一看表，已经七点半，车还在外面等着，就辞了舅母，回家去了。

第二天早起，梳洗完了，母亲对我说：“自从三哥来到北京，你还没有去看看，昨天上午亚茜来了，请你今天去呢。”——三哥是我的叔伯哥哥，亚茜是我的同学，也是我的三嫂。我在中学的时候，她就在大学第四年级，虽只同学一年，感情很厚，所以叫惯了名字，便不改口。我很愿意去看看他们，午饭以后就坐车去了。

他们住在那条街上很是清静，都是书店和学堂，到了门口，我按了铃，一个老妈出来，很干净伶俐的样子，含笑的问我：“姓

什么？找谁？”我还没有答应，亚茜已经从里面出来，我们见面，喜欢的了不得，拉着手一同进去。六年不见，亚茜更显得和蔼静穆了，但是那活泼的态度，仍然没有改变。

院子里栽了好些花，很长的一条小径，从青草地上穿到台阶底下。上了廊子，就看见苇帘的后面藤椅上，一个小男孩在那里摆积木玩。漆黑的眼睛，绯红的腮颊，不问而知是闻名未曾见面的侄儿小峻了。

亚茜笑说：“小峻，这位是姑姑。”他笑着鞠了一躬，自己觉得很不自在，便回过头去，仍玩他的积木，口中微微的唱歌。进到中间的屋子，窗外绿荫遮满，几张洋式的椅桌，一座钢琴，几件古玩，几盆花草，几张图画和照片，错错落落的点缀得非常静雅。右边一个门开着，里面几张书橱，磊着满满的中西书籍。三哥坐在书桌旁边正写着字，对面的一张椅子，似乎是亚茜坐的。我走了进去，三哥站起来，笑着说：“今天礼拜！”我道：“是的，三哥为何这样忙？”三哥说：“何尝不是忙，不过我同亚茜翻译了一本书，已经快完了，今天闲着，又拿出来消遣。”我低头一看，桌上对面有两本书，一本是原文，一本是三哥口述亚茜笔记的，字迹很草率，也有一两处改抹的痕迹。在桌子的那一边，还磊着几本也都是亚茜的字迹，是已经翻译完了的。

亚茜微微笑说：“我哪里配翻译书，不过借此多学一点英文就是了。”我说：“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诗‘红袖添香对译书’了。”大家一笑。

三哥又唤小峻进来。我拉着他的手，和他说话，觉得他应对很聪明，又知道他是幼稚生，便请他唱歌。他只笑着看着亚茜。亚茜说：“你唱罢，姑姑爱听的。”他便唱了一节，声音很响亮，

字句也很清楚，他唱完了，我们一齐拍手。

随后，我又同亚茜去参观他们的家庭，觉得处处都很洁净规则，在我目中，可以算是第一了。

下午两点钟的时候，三哥出门去访朋友，小峻也自去睡午觉。我们便出来，坐在廊子上，微微的风，送着一阵一阵的花香。亚茜一面织着小峻的袜子，一面和我谈话。一会儿三哥回来了，小峻也醒了，我们又在一处游玩。夕阳西下，一抹晚霞，映着那灿烂的花，青绿的草，这院子里，好像一个小乐园。

晚餐的肴菜，是亚茜整治的，很是可口。我们一面用饭，一面望着窗外。小峻已经先吃过了，正在廊下捧着沙土，堆起几座小塔。

门铃响了几声，老妈子进来说：“陈先生来见。”三哥看了名片，便对亚茜说：“我还没有吃完饭，请我们的小招待员去领他进来罢。”亚茜站起来唤道：“小招待员，有客来了！”小峻抬起头来说：“妈妈，我不去，我正盖塔呢！”亚茜笑着说：“这样，我们往后就不请你当招待员了。”小峻立刻站起来说：“我去，我去。”一面抖去手上的尘土，一面跑了出去。

陈先生和小峻连说带笑的一同进入客室，——原来这位就是住在舅母隔壁的陈先生——这时三哥出去了，小峻便进来。天色渐渐的黑暗，亚茜捻亮了电灯，对我说：“请你替我说几段故事给小峻听。我要去算账了。”说完了便出去。

我说着“三只熊”的故事，小峻听得很高兴，同时我觉得他有点倦意，一看手表，已经八点了。我说：“小峻，睡觉去罢。”

他揉一揉眼睛，站了起来。我拉着他的手，一同进入卧室。

他的卧房实在有趣，一色的小床小家具，小玻璃柜子里排

着各种的玩具，墙上挂着各种的图画，和他自己所画的剪的花鸟人物。

他换了睡衣，上了小床，便说：“姑姑，出去罢，明天见。”我说：“你要灯不要？”他摇一摇头，我把灯捻下去，自己就出来了。

亚茜独坐在台阶上，看见我出来，笑着点一点头。我说：“小峻真是胆子大，一个人在屋里也不害怕，而且也不怕黑。”亚茜笑说：“我从来不说那些神怪悲惨的故事，去刺激他的娇嫩的脑筋。就是天黑，他也知道那黑暗的原因，自然不懂得什么叫做害怕了。”

我也坐下，看着对面客室里的灯光很亮，谈话的声音很高。这时亚茜又被老妈子叫去了，我不知不觉的就注意到他们的谈话上面去。

只听得三哥说：“我们在英国留学的时候，觉得你很不是自暴自弃的一个人，为何现在有了这好闲纵酒的习惯？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，希望是什么，你难道都忘了么？”陈先生的声音很低说：“这个时势，不游玩，不拚酒，还要做什么，难道英雄有用武之地么？”三哥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这话自是有理，这个时势，就有满腔的热血，也没处去洒，实在使人灰心。但是大英雄，当以赤手挽时势，不可为时势所挽。你自己先把根基弄坏了，将来就有用武之地，也不能做个大英雄，岂不是自暴自弃？”

这时陈先生似乎是站起来，高大的影子，不住在窗前摇漾，过了一会说：“也难怪你说这样的话，因为你有快乐，就有希望。不像我没有快乐，所以就觉得前途非常的黑暗了！”这时陈先生的声音里，满含愤激悲惨。